



紹述先生文集

二十終

16
2124
20



和信

2/24
26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類

材量

天下之人其材量器識不復一定有多少分數不同
有不識一丁字者有畧曉書算者有知解念書者有
淹貫經史通今識古者有材德行誼師表衆人者自
是已上至聖賢地位每等每優其相懸遠奚翅倍蓰
然各隨其所成之大小淺深皆莫不為斯世之益故

男善韶 校



聖人之示人雖引其小而進之于大因其淺而致之于深而未嘗以其大而弃其小其深而斥其淺也其言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類可見矣後世之學則與此異必有一箇關隘未透此關則雖稍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與未學之人所爭不多先儒格物為夢覺關誠意為人鬼關為是故也

甲午九月廿六夕

務實

聖人之道莫大於仁義而復曰禮曰智曰權曰中衆

足

言兼舉以教人者何哉蓋亦循自然之實而已矣聖人亦豈不欲預定畫一之法以律天下萬世之人乎哉勢有所不能為人之有斯事而設斯法為人之有斯疾而立斯戒而其事之既不可一齊而難也故堯舜已來歷群聖人漸以修明而後一定乎孔孟其生而後乎此者雖未必皆為聖賢而其意之正大明白足以淑人而提己者亦可以為羽翼而弥縫之矣此道之所立而學之所以興也蓋為人之相接不可不各相親愛以盡其心故說仁為人各守其分不可取非其有故說義為貴賤尊卑之等進退揖讓之節各

然通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 世壽望 癸
不可無其度故說禮為是，非分別之差不可無辯故
說智為容，貌詞氣之間不可傲以取辱故說恭為執，
事接物之際不可慢以致失故說敬為言，行交際不
可違其所期故說信為做，人之事須如做己之事，察
人之心須體以己之心故說忠說恕為事之不可有
過不及故說中為德之不可有作輟故說恒為禮之
窮不可無濟之方故說權為古之成法不可不法
而則之故說學為人之所本不可忽而慢故說天道
說鬼神為造道之初不可不知其本之具乎己故說
性善說四端說良知良能而仁義二者其宏綱大要

也此其本末相回偏全兼資今古之教互舉迭取而
後道無遺教矣學之者或得其一或得其二皆足以
勝乎衆人而得其全而未大者是為賢人而全且大
者是為聖人矣譬諸人有斯身則必有斯養不可枵
腹而生於是乎有食不可裸體而居於是乎有衣不
可暴露而處於是乎有宮室以庇風雨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厭其繁而強欲簡之而得乎人事之
既不可一則其教之亦非一端亦猶是也乃自然之
實也後之學者汎濫支離逐逐焉從事於多歧不知
其所統宗歸宿還不如老佛氏之墮名法蔓繁文而

唯守其孤明應應者之為簡且切也。先儒假此而矯
 彼括凡百人為而強歸之於一理而亦問其工夫則
 唯在除却物欲以復本然之初不得已於聖賢之說
 就事設教於是體用之說興焉。然言其用則仁為仁
 義為義性為性命為命猶聖人之旨也。至於言體則
 天道人事萬物散集其名雖異而皆執一箇之空理
 姑分其名稱焉。耳仁亦可以為天命性亦可以為物
 理此豈自然之道乎哉。乙未 臘月

養氣

孟子有不動心之說人徒知不動心之為美而不知

殊

不動心亦有其術而苟不得其本而唯不動心則未
 為至也。故告子北宮黝孟施舍之徒皆能不動其心
 然不得其本而唯不動心所以孟子不取焉。不動心
 之道如何。天資豪悍者不動習其事則不動有所恃
 則不動舍則亦不動然此四者非善惡之所與也其
 唯內無所歉而不動者而後可以謂之誠不動而可
 以見其不動之有本矣。何者無賴奸民放肆邪侈輒
 犯憲綱不可與言及臨被刑神色不變談笑對人彼
 豈一毫知有操心之事乎哉。其性鷙悍故臨死不懼
 也此不唯不可以為美而亦可惡之甚康誥所謂殺

越人于貨閔不喪死者也。唐李愬雪直擒吳元濟而不懼而入朝。膽落温御史所彈。彼雖老于兵間而不請朝儀。故動不習故也。強國之使聘于四方而不作挾其主而然有所恃故也。山衲野釋途遇劫賊而不怖投火赴水而不變舍故也。不然則惑也。此其動不動皆有所致而然非善惡之所與也。其或官吏枉職對廷尉而口噤手顫。此正所謂事為于人之所不見色變于人之所見之類。而其動心也由乎素之不慎其行而然則不唯可以為戒而亦不可以不講求其所以不動之故焉。若夫平素持身介潔毫無有負心

歎

之事則雖臨之以萬乘之威亦有所不懼。此正不動心之根本淵源。而與夫子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其旨一歸。雖然其致之也亦非真積力久之至則不能也。豈可一旦遽有捷法而以襲取之也哉。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及其臨事之際則亦不必無慊於心而止。非平素從事聖賢之言講究體悉之力則亦惶惑失措而不免於動。其心故孟子以知言先之于善養浩然之氣也。蓋七篇之書自仁義二字紬繹其說浩然之氣亦言仁義之功用。然其所主者專在乎義。故孟子主而言之也。人徒謂

不動心有一種良法能入萬衆之中而不畏怖只就孟子一二句上懸空求其工夫豈有斯理乎非平素知得失之明難取舍之審豈能致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盛乎哉

正德五年乙未
臘月念四日

自警

天地之間至難得者人而既得為人至難遇者明師良友而亦得遇之得二大幸於厥身此時而在苒苒居諸耽樂之從則自絕于天而甘為禽獸尾礫也有人於此焉告之曰汝禽獸也尾礫也則莫不怫然而怒悍然而罵以為妄人也然觀今之為學者耳曰口鼻

心知百骸固人如也飲食嗜欲儀貌言譚亦人如也一旦灰消露溼則骨肉未化於土中而姓名先沒乎世間至此謂之禽獸也尾礫也其誰不信噫得天地之貴作萬物之靈而一念之差誤至於此吾為此茅人悼其為人又或恐其名之弗傳于後務著書作文以自表見不亦誤乎顏子居陋巷未嘗著一辭而其名彰乎百世之下揚王韓歐擬古立言其書滿屋而正論亦所不與名之傳與否其豈特係乎立言哉欲揚名而為文吾悲其為文善哉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是乃不言之言不文之
 文楷于萬世而同悠久乎天地者也冀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貴天地之貴靈萬物之靈
 而免為瓦礫禽獸此吾平生之志也書諸座右以
 代弦韋辛未夏

學規

言忠信行萬敬為善取人改過弗吝不億不信不逆
 人詐不為名勤不為利謀聞譽勿妄喜聞毀勿妄怒
 勿咎人之欺己勿怨人之慢己不記己之有恩于人
 不忘人之有德于己入孝出弟弟子之職倫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全

聖人之言炳若日星其片言隻字皆切于學者之
 躬而不可選擇也然今從事於此者各有其病故
 聖人之言亦必有對證之語譬如入百藥之肆參
 朮者苓種種錯列而求活者必市對病的藥故今
 掇取聖言列諸屏障以代弦韋此皆予對證之劑
 也非所以傳于大方也嘗聞言行君子之樞機仁
 義聖道之總括故以此終始之甲戌之春

釋問

有問於予者曰儒者之言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稽諸簡冊驗諸耳目善者未必得福而淫者未必取殃且夫夷齊餓于首山之陽盜跖壽于東陵之下佛老之教愈撲愈熾聖賢之言時盛時衰何在其為天道也曰是儒者之通論而俗士之所必致疑者也予之所知者亦不出其範圍然今有一說庶有以曉乎夫衆之勝寡萬之萬而智之勝愚萬之一故湯之克桀武之克紂曠古而一再見焉而孔顏之厄窮孟子之不遇其餘志士仁人之窮焉或禍焉或遭不幸者指不暇屈儒者欲以萬之一者繫萬之萬故怨天尤人之說興乃曰衆

人皆醉吾獨醒俗人欲以萬之萬者而屈萬之一行險徼幸之智熟乃曰白璧不容世容容多後福二者胥失之矣夫使世賢常彰乎上愚常伏乎下鸞鳳翔而醜臯匿為一善則得一祥為一惡則得一殃銖量寸度必為必應如執左券而取寓物則萬古唐虞也今日三代也豈特尊堯舜而師孔子也哉不必然也又使世聖常嬰戮而愚必獲福惡焉而被賞善焉而遭罰莫邪必以為鈍鹽車必以服驥則豈有天道而有人理乎哉必不然也勢之所至者寡固不可以敵衆而道之不泯者愚終不可以抗賢何也知佛老之

為邪說而斥之知皇極之為至道而尊之者智者也
 不知佛老之為邪說而信之不知皇極之為至道而
 叛之者愚者也十人之聚智者一而愚者九千人之
 聚智者寡而愚者多以力則千人強而一人弱以言
 則千人嘩而一人寐推之天下則其多寡輕重之相
 懸絕豈特什百倍蕪而已哉此善之所以未必得福
 而惡之未必得殃而佛老之所以未必滅息而聖道
 之未必隆興也然千人雖唱而理之所無不能強之
 一人雖屈而道之所在不能無之故嬴政之暴肆焚
 坑之禍而典謨訓誥久焉益尊漢明以後夷術狄技

而

之

簧惑寰區而卒亦不能使天下之人盡如其教故欲
 以萬之一者而勝萬之萬者愚矣欲以萬之萬者屈
 萬之一者誣矣今夫千畝之田百弓之圃嘉穀稂莠
 同畝共疇任其汙萊不加蕪藜則狼莠蔓而嘉穀悴
 是非穀之罪也不治田者之罪也而曰穀不宜乎田
 者誣田者也天下猶田也堯舜湯武善治田者也振
 兇頑之稂莠而殖俊乂之佳穀故君子位而小人野
 造言亂民之典嚴而於變時雍之化洽逮夫叔末智
 藏瘝在彰瘡曷貞成敗視力袞鉞弗明當是時也善
 未必得福淫未必受殃亦其所也而謂天道之或差

者過矣故善人之不顯非善人之恥邪說之盛行非邪說之功唯賴斯道之懿極天圓墜得使予後人曰其滯穗遺東而淑諸身而牖諸民而已耳
元祿己卯十一月朔
 且冬至
 乙未

容歲偶述釋問一篇漫論天道頃謂其意之未圓記于其後曰福善殃淫天道之道也然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故明王欽若天道後天而奉天時於是乎有刑賞有黜陟其陟而賞者必善其黜而刑者必淫天人合一志氣感應治之至也人之參為三才豈不以此乎三

代已還奉若之意荒其所賞者未必善其所罰者未必惡而疑天道之或差者誤矣後之論天道者不責人君代天之工而任其冥行妄作於上而欲福極之自明於下以此為天道而容疑豈有此理乎譬諸地之生嘉穀者天之道也然成之則在人若鋤其佳穀而殖之童根則地豈自能槁其童根而茂之嘉穀哉而意地之不宜於嘉穀者誤矣或曰然則人君之禍福將誰所命乎曰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於是尤可見矣臣民之禍福系乎人

君人君之禍福則係乎天故自古人君之不仁獲罪於天者未有不亡者也詩書之間屢屢言天道以此也然天視聽自民視聽則其所謂天道去者亦非渺茫冥昧之謂也亦試之於民而已矣故孟子曰得於天子為諸侯得於丘民為天子其意不亦明乎

元祿庚辰臘月十三日又記

三喻

昔者柳子厚作三戒以警世曰效顰聽客之談三事為作三喻以戒世之厭常而騁奇躡等而好高喜效而不自反者之

越有習騎者演之十日未得馬之情遇植而刮見茸而跪意不樂之燕而觀材官之操騎于易圃操之如拉縱之如忘據鞍槁而倒立如株貼脅而騁如蟬騁而背鞍而臥如床耦而馳兩馬中而易如梭悅而曰吾盡術矣歸鄉而詫于眾眾貢廐之駿而來之將騁而墮焉毀其冠失其履擊曳而歸君子曰正熟而奇出常極而變生不習之常而欲試其變變未可馭而先失其常不為越士之操騎者鮮矣技尚然况道乎

右越之騎

塾之子習書單鉤而操客教之訣曰必雙鉤也不則

字不活畫不動塾之子受命從而書指澁而不舒節
 梗而不能運管請益客曰必雙鉤也習之三日而指
 始舒筆始動意未安也旬日而安踰月而鉤不雙則
 不能用筆君子曰始焉而勉中焉而習終焉而安未
 勉而欲安天下無此理也聖人尚曰不敢不勉鷺高
 之士見勉之未安而欲厭勉噫

右塾子
 之書

野有狐將數子曝于陽坡有一健夫過而礫之狐嗥
 而逸耕者耦于側而矚之及晡休而舍焉狎戾狂為
 狐言曰吾携兒遊嬉何爾妨也而我礫詈而不已傍

也

人解曰傷狐者夫夫也非汝耕者亦為狐言曰夫也
 可畏何能得勉君子曰不崇其人而崇非其人妖曰
 入與邪必乘虛精鬼強者邪不能勉非不能勉孽自
 已位

右陽坡
 之狐

大學疑問

或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然乎曰
 否此在禮記之中與學記表記諸篇等耳其言雖於
 修己治人之方不無所益而以此為夫子之所誦而
 曾子傳之則吾不知也家大人生千載之後奮獨得

之見，辨析考究，言之詳矣。吾亦曰：其緒返覆參校，有以知其必非孔子之遺言也。何者？凡事之真偽得失，其必有所據而後可信，必有所考而後可從。今夫以大學為孔氏之遺書，子思孟子之所不言，漢注唐疏之所不傳，夫豈有所據而可信者哉？將問其有所考耶，則亦不聞也。今欲論其條目旨趣之是非從違，則事固繁猥，吾且辨其大體以明其得失矣。夫子之教人也，反覆詳悉，諄諄循循，既無隱諱秘惜之私，亦無彼此偏舉之弊，而其一言動一舉止之微，門人弟子皆謹而備錄之。遺諸後世，莫之敢違。論語孟子中

庸所載是也。而今大學述三綱領八條目，以為為學之次第，若使其實為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而夫子誦而傳之，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則其當時及門之士，上自顏曾冉閔之英，至於恂恂之鄙夫，其宜佩服體受以為終身從學之規矩，則其問難質疑之間，其必有及之者矣。而魯論二十篇著夫子平生答問盡矣，而視其所載則問仁而已矣，問孝而已矣，問政而已矣，未嘗問格物也，未嘗問誠意正心也，子思孟子之尊聖人也，至矣，亦未嘗有一言及三綱領八條目者，則以此為孔氏之遺書，而古者大學之法者，吾不能

無疑也。若其不揣其本而唯末是務，不問是非不察異同，牢拘奮貫不肯就正，則吾不敢知也。公心而論之，不大可怪之甚也乎。難者云：經雖無其語，而其理相通。顏子之克己復禮，即明明德之事，而夫子之知天命及孟子所謂盡心知性，中庸所謂明善誠身繫辭所謂窮理盡性，皆即格物致知之說。其理既符，則何必欲其詞之相同也哉。曰：姑從舊說，則其言亦似相通。以吾觀之，則其理固不相符。然牽合彌縫，相協以說，則雖推之于稗官野乘、院本雜劇，亦豈患其無詞之相似者哉。且聖人之立言也，將以明其道於天

下萬世也。豈若後世為文者之換詞更語，力求新奇也哉。何以必曰知性必曰復禮，而不曰格物致知也。若將曰立言之異各有攸當，而不必相同，則固有說矣。而鄒魯之書數千萬言，豈無一句之可說誠意正心之所哉。而觀夫子之言，則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而其所為教者，乃在文行忠信。子思則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佗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其道以仁義為主，而教人以存心養性之方，皆與大學之言異矣。以論語為異，大學可乎。以

孟子為不信大學可乎此其非孔子之遺書斷然可知矣且為曾子之言而門人述之益知其說之不然矣曾子之言載於論語者多矣其言守己之要則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其告夫子之道於門人則曰忠恕而已矣其說所以自期者則曰仁以為己任其論所貴乎道者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其切要者也皆就待人接物言語動作用其工而以仁為其任未嘗言誠意心也亦未嘗言致知格物也而籩豆之事委之有司

則亦且與所謂即凡天下之物窮其理者大不相類則其與曾子之意同乎不同斷可知矣然則以大學為非孔氏之遺書亦豈無稽之言也哉
元祿十六年 癸未長至日

示竹田宗節

信州諏訪鎮醫生竹田宗節在都肄業頃將治任歸鄉乞予一語相贈因告之曰人之為學最在立志而亦不可有所期必今之學者往往苦無志而或有所志則亦必有所期必還不得有大成矣何者人之所期在名則名不立不樂在利則利不得不樂夫既不樂則必怠推之修身上亦然苟有所期必而其所欲

急進錄卷之三
未必遽可得則怠放自畫之心生或有振苗而長者
矣有色取而行違者矣有好為人師者矣此夫子
之所以言無欲速而孟子之言無正心也程子所謂
忌在標準亦此意爾何者人之於世士有士之事農
有農之事工有工之事商有商之事幼而有幼之事
壯而有壯之事老而有老之事一息未絕之間亦無
有斷手之日將望其所期必於何時哉亦豈可以其
不得所期必而得須臾解弛不事其事乎譬如騎馬
就道何時捨轡銜如以食充饑何日輟匕鬯唯為其
職分之所當為日復一日無有所怠自幼而壯自壯

而老日就月將以造其極人之喚我做聖做賢只任
天下後世之定論焉耳勉旃以成爾大事

正德四年甲午長至日

示德島成美

學之有益也大矣然今之為學者或未見其益而往
往喪其美質者何哉蓋聖人之為教也謙以下人恕
以接人內之美不掩而後名歸焉故不期勝人而萬
世仰望以為師今之為學也不然稍曉章句既務勝
人故爾汝藩籬驕傲褊迫無所不至而蔑看等輩不
足與言卒之在家而不和在鄉而不親在群而必爭
是非學之過也為學之弊也備後尾道邑人德島氏

子成美未冠而上都肄業頃將省親病告歸丐言于予予亦何言為示為學之戒以贖之云正德四年甲午陽月

答土岐侯二首

講賢賢易色章之次蒙問賢賢易色在事父事君之先者何也曰言先儒註解素不記有其說予亦無管見卒對此恐為學而言故先言賢賢也退而思蓋人不學則不知賢賢尊聖人獎賢才皆學力之所致也子夏欲寫出一箇不經學問而所行自合于道者故首言賢賢易色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以及朋友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君子親其

親而賢其賢恒言之序親親每在賢賢之先自近而言焉耳子夏之意專在學問故以賢賢易色先於君父平鄙意如此不知當否

蒙問溫公有有才無德為小人論而夫子則曰舉賢才其同異如何對曰溫公論正矣後世之所取以為準者也然其所謂才者後之所謂才也而非古之所謂才也後世但知稱給敏捷逐利趨便以為才而其或害賢已能隨名檢犯清議惑主誤國者有矣敗身破家者有矣遂有才德有無論此後之所謂才也而非古之所謂才也古之所謂才者與德相濟故舜之

五臣周之十亂夫子總之曰才難不然則雖輕後桀黜世以為才而謂之不才所以左氏傳有才子不才子之名集註曰才者德之用也蓋慮之也亦不須慮也

會竹內玄牀鑿人

後世學者無不取談于三代而後世之學自與三代異矣三代之學專主應事接物而長善以為務後世專主乎一心而掃滅人欲為極自是而頭頭比比異處處不同董子道大原出於天其說似無甚誤若以為理一介殊之說則非古也

右第一條答

法

興生生事業孟子詳矣典謨訓誥皆其所取以為本如後世諸儒之說亦非不信其說也或語而不純或派乎虛遠不如孟子之明切也如武侯亦三代以後之士其忠誠才力非秦漢以後諸人之所及然視之伊尹傳說則見其甚有廷庭矣伊尹之匹夫云云武侯有斯志耳

右第二條答

釋奠朝廷之大禮非私家之所可行然繪畫塑像或有而尊之亦豈不可不以異姓為後古有明文然世家之胄同宗無人可繼豈可不養異姓以絕祀乎有官者勢所不得雖無官者亦同家裏眷屬仰養於我

者家皆有著無主後將誰寄託此等事在入隨宜
處置焉耳右第三條答
癸丑十一月

荅萱生玄長問

易十翼之為夫子作始著于遷史大學之為孔氏遺
書始出于程子之說當時非託名聖人也自後世推
以為聖門之書耳孝經則不然本文明叙孔曾問答
之語則固非後人之假託也然論語載夫子之雅言
左來右去無不歸著一箇仁字故曰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孝經則叙自天子至庶人之孝修齊治平之道
無不括乎一孝字則曰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夫子豈平素以仁為宗
而至告曾子則專以孝為主哉然其言平易明白就
日用常行上示教最為切實故先人著述時引用其
語無復辨說

孟子說禮有恭敬辭讓之義有節文之義此二者固
不同恭敬辭讓人人固有之心也著之行事而各有
節文則可以為禮也非恭敬辭讓即禮也禮則達於
天下直於萬世親疎貴賤之等級也故孟子說四端
以恭敬辭讓為禮之端言仁義禮智之實則以節文
為言各有攸當語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恭而有禮

其義自可見矣

第三段其說得之矣

亦學生私祝

近者學生六七輩造都請寓敝塾受業齒皆不及冠其父兄親友或携或附書以託予曰庶憑慈誨以得成人夫託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及凍餒之則棄之矧受其父兄之囑累而使其子弟玩愒桃圖敗名玷行責將何歸然事緒多端為戒匪一固非片言之所能殫而且夕之可能了也唯當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百之事自然整理不待逐件提醒而自能謹其行庶不至失身之甚矣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日

侍膝下尚不免乎貽憂况佗鄉千里懸念之不已為如何哉而使二三子遠離桑梓就予肄業者將以使解惑質疑而知聖賢之道也人既長則通人情釋義理冷暖自知尚臨履輒二三子年方弱世故未諳知識未明生長乎丘園之敦朴而一旦遊于輦轂之繁鬧非旁人之扶持何以得精于勤而不荒于嬉小兒附火不知見熟父母呵護纔得免灾若夫成人何待煩瀆故今為二三子致此切悃冀日夕乾乾體父母之心勿使予得罪於父兄親友幸甚幸甚

享保甲寅夏五

管仲

或問管仲之事孔子稱其仁而孟子羞與之比者何也曰孔子之時王道尚明于天下而霸術未盛人無甚稱管仲者如子貢子路者或稱其非仁或疑乎未仁其下乎子貢子路者亦猶以儉目之知禮稱之方是時也不稱其功則是沒一賢者矣故孔子為門弟子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謂之仁者以德澤庇及于天下也孟子時世衰道微人溺乎功利知五霸之為可慕而不復知有王道之大不特時君羨慕五霸而已孟子之徒如公孫丑者亦復慕之不能保孟子之自期也斯時而不稱則

並

人唯溺乎霸術而王道遂不明于天下也豈得已哉是孔子所以稱其功之大而孟子貶其術之不正也聖賢之言微顯闡幽并行而不相悖也

嚴陵陶潛

嚴子陵陶元亮千古仰其高尚之風譽不容口然吾於其間不能不軒輊焉元亮晉之遺臣而劉寄奴者晉之逆臣也典午易代之後元亮懷踏海之節而放浪詩酒晦迹乎柴桑栗里之野所謂身中清廢中權者歟子陵漢之遺民而光武誅莽殪郎祀夏配天克復舊物雖有廢嫡后信圖讖之失而要以忠厚立國

不可謂非創業之令主也。而陵逞其狂態，偃蹇不事者，果何義耶？方正學過釣臺，長短句云：正人須心已治國，先治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擬？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此詩亦非無見也。然使子陵以此而不出，則物色之及行，則去矣可也。既出矣，而復驕傲不遜，吾不知其說也。夫子列逸民，伯夷為稱首。考伯夷之行，治則進，亂則退，陵何足以擬之？先儒多稱陵之高風，而陳祿之評獨不然。先君子常稱其當。

柳子厚王荊公

柳子厚王荊公文章學問冠絕一代，而其立身操術之間，大被後世之譏議。然其人品亦有不可一槩論者。而直以姦邪小人斥之者，亦過論也。韓文公剛正疾惡之人也，始終稱子厚之賢，至誌其墓，則其非諂諛躁進之人可知矣。且其所著文章如梓人傳、送薛存義序、捕蛇者說等諸篇，其於經國理民之務，最懇懇焉。但急立功名而失身匪人，附任文以進，則昧於大人否亨之戒，此不可恕也。荊公憤當時之衰弱，獨破羣議，主張國是不可謂非有志之人也。但徇懷褊狹，不取衆言，賢人者國之紀也。如韓富程蘓諸公一

言不合仇疾如讎羣邪附之而進悅其詭隨援列顯
要苛政虐法日新月盛國隨以弊則其罪固不可恕
也論者或一味慢罵亦是矮人觀場不免失於一偏
唯審其得失功過可矣

擬漢高帝徵魯兩生詔

朕生長乎草莽之間素昧禮義徒乘國步之難剗盪
羣穢藉天之靈未五歲間混一區夏遂成帝業蓋聞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有國之經也故今欲憑諸君扶
翊以復_中二代禮夫事不可獨成功不可獨立必廣訪
遺逸周求載籍有以能恢張治綱粉飭太平今喪亂

儀

始靖人尚不強拔劍擊柱爭功妄呼無復君臣之禮
不知皇帝之尊朕既病焉又問之諸儒或有以迂濶
高遠導者朕亦厭之因命叔孫生制作禮樂將綿絕
野外令羣臣習肄聞有司徵子子不至夫獨淑其身
而忘善天下君子所羞何復爾邪蓋姬轍既東五霸
迭興六雄爭衡民之膏血盡於鋒鏑鉅銀之下者已
三百年所矣朕幸膺皇天眷命克纘禹湯文武之丕
緒肇造區夏日夜祇懼念光于先王之盛烈奈何世
無其人治非其道不能復隆古之盛子何不播然而
出使是民致之於堯舜之域而復觀先王之禮樂乎

子之鄙叔孫也唯任其意子之弃朕也亦任其意奈何忘天下後世耶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古云天下有道則顯無道則隱况今時尚草創文章未備乃治亂盛衰之關而宜制定禮樂之秋也今而稽古酌宜垂裕後昆則其覃被後嗣千歲罔疆苟襲秦故不復改更則先王之法委地盡矣可悼也夫子若不出其奈蒼生何

東涯子曰揚子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高其不出而許之為大臣也嗚呼兩生見高帝之素輕文儒叔孫之面諛親貴為不足與為潔身而去耳

倘使高帝出此詔徵之其出而制禮樂也必矣使其實大臣而能復先王禮樂則其及後世者豈可限量也哉惜哉倘使高帝有此詔而兩生尚不出則必非大臣也或曰使高帝知出此詔則雖無此詔兩生尚出蓋或然也

日本紀疑

按日本書紀仲哀天皇者日本武尊第二子而成務天皇之姪也成務無嗣四十八年春三月庚辰立為太子時年三十一在位九年而崩壽五十二據此推之則仲哀之生在成務之十八年戊子也上距景行

天皇四十一年辛亥日本武尊之薨三十八年最可疑也又觀其即位之詔曰朕未逮弱冠而父王既崩則是日本武尊之時仲哀齒不下十八九則成務之四十八年立為太子齒殆八十餘崩時殆百餘歲也此其年數不相符合今檢本紀諸帝年壽多大書而仲哀紀皆分注可見修史之時既是有疑考舊事紀則亦然本紀分注蓋據此也向者因州池田侯家人山本宗琳以此叩予疑以為傳聞之誤歟將仲哀非日本武之子而或其孫也歟予謂日本武有十五子而仲哀為第二子舊事紀日本紀既有明文則固可

無疑也但其年數不相合史失之也此亦讀國史者之所當識也故記元祿癸未秋九月丙辰

野人疊

有野人負疊而憩于塗焉偷兒過而觀伺其睡弛其擔潛負疊而走野人耳其登然而覺追而及之責其還偷兒不肯曰是吾疊也寧復汝還相持不已正于里司里司不能斷遂理于縣縣亦不能判乃俾二人起而舞野人歌曰遵大路兮負疊爰休彼竊而逃兮責無子酬偷兒又歌曰遵大路兮負疊爰休彼竊而逃兮責無子酬乃遣還嗚呼幸哉偷兒人疑乎其不

為盜不幸哉野人人疑乎其或為盜正人指邪人為邪則邪人斥正人為邪小人之所以誣君子者君子之所以毀小人也宋季有真西山真小人魏了翁偽君子之目皆出小人之口非明者孰克辨其真偽不然則小人幸而君子冤矣

間中搜巾衍獲此一紙草藁此本為優人諱語一則嘗戲寄譚大抵優侏儒一言打譚或警世悟主者往往而有自春秋戰國而來已見之故改正以淨寫去時乙卯陽月也

玄象牧馬

昔有琵琶一曰玄象或作玄上一曰牧馬俱一雙名器也人未知其孰優時源三位博雅以善彈琵琶聞有二子兄曰信義弟曰信明六世其業一日信義彈玄象信明彈牧馬更無甲乙又使信明彈玄象信義彈牧馬其調夙絕殆覺霄壤之隔時人始識信明之超信義玄象之勝牧馬見拾芥抄嗚呼良工用鈍器無由逞其能利刃遇庭夫不得試其鋒人器並得神妙斯存君臣之契合師友之投機莫不皆然豈翹器之與技已乎哉事保乙卯

阿都磨

阿都磨者源渡之妻也又名袈娑有姿色遠藤盛遠

竊視不能定情遂劫其母求媒之母恐以告阿都磨
自念聽命則棄夫不義固不可為也不從則殺母不
孝亦不忍為也不孝不義共不能免不若死以明之
乃佯諾曰請殺吾夫而從汝命某日新浴而卧者吾
夫也來刺之遠大喜至期而來果有濡髮而卧者遂
刺之蒼皇而出及明視之則婦也遠大駭哀悼不已
斷髮為僧名文覺為立塔于烏羽邑俗呼戀塚寬文
中江侯直清永井日向守來鎮淀城請林羅山忠紀事碑
刻頃有編雍州府志者云昔邑有大鯉為暴殺而瘞
焉故稱鯉塚今碑所存鯉塚而非戀塚也戀塚在其

傍佛寺林中踰戀塚寺亦有古塔近始得之蓋鯉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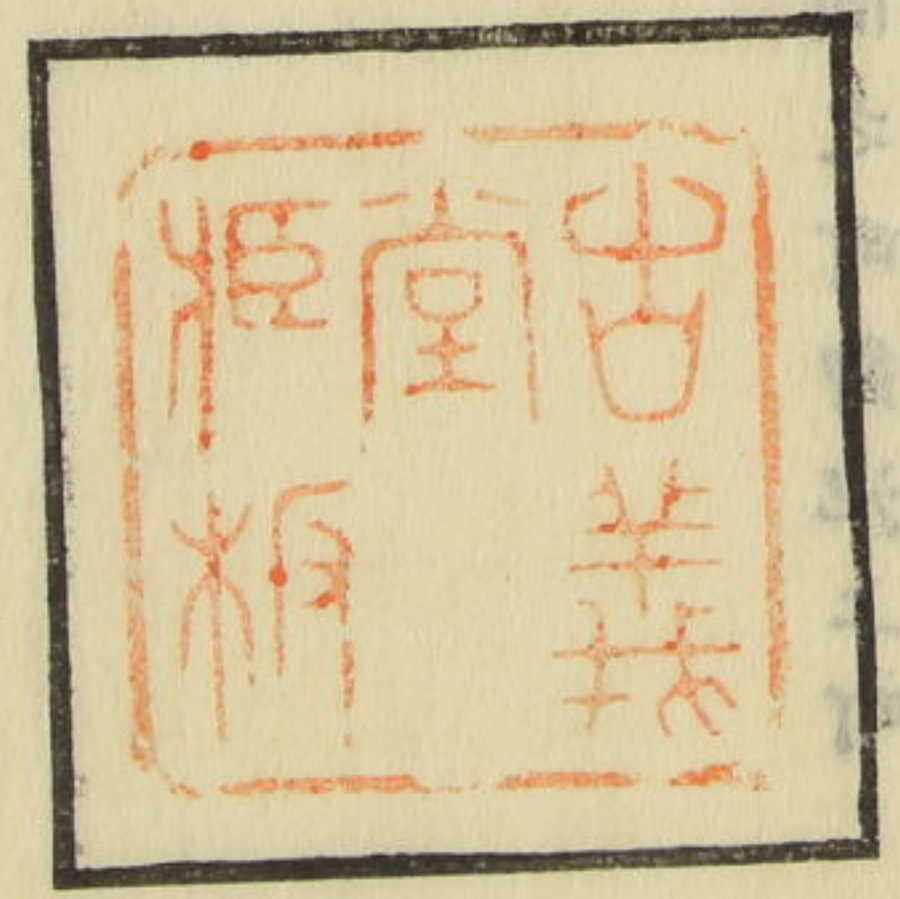
國訓相近曰誤歟今二塚皆在不知孰是辛未五月望日

魚單

食無魚與出無輿共古人之所歎未得熊蹯不可苟
舍也但千金之子洛鯉河魴割鮮炙肥瓊漿銀絲極
陸海之珍而尚無下箸處然寒素之家朝羹一隻暮
皮一隻而庖厨不謹蓋藏不密則方夏日蒸暑之時
暫失黠檢餒敗潰爛蛆聚蚋屯將以供親獻賓而索
爾無以盡歡不唯暴殄天物之懼將以虧口體之奉
空百拜之禮豪梁之家或密封銅罐緹之井中然其

費中一人一衣之資非夫人所能辦也頃遊一家別得
 其制尤便於用且不費金先將木桶高一尺二三寸
 許徑稱之之上留兩角各鑿小窾中層置小籃而盛魚
 或炙或鮮層層閣之別以銅桶差小覆而安於木桶
 腹內籠罩籃上以小橫木穿窾過住不動仍周圍及
 上面滿貯冷水則冲氣內透肉色不變雖經時日新
 如熟研不異於離網之時且桶裡氣充無滲漏之慮
 凡孝養家貧或賓祭方暑者皆不可不貯焉舊名曰
 魚冷以其不典更命曰魚罩丁丑八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寶曆九年己卯秋八月刊至此



名
卷之二十
 終

詩集十卷嗣出

平安

書林文泉堂

林權兵衛

發行

間之町御池上町

